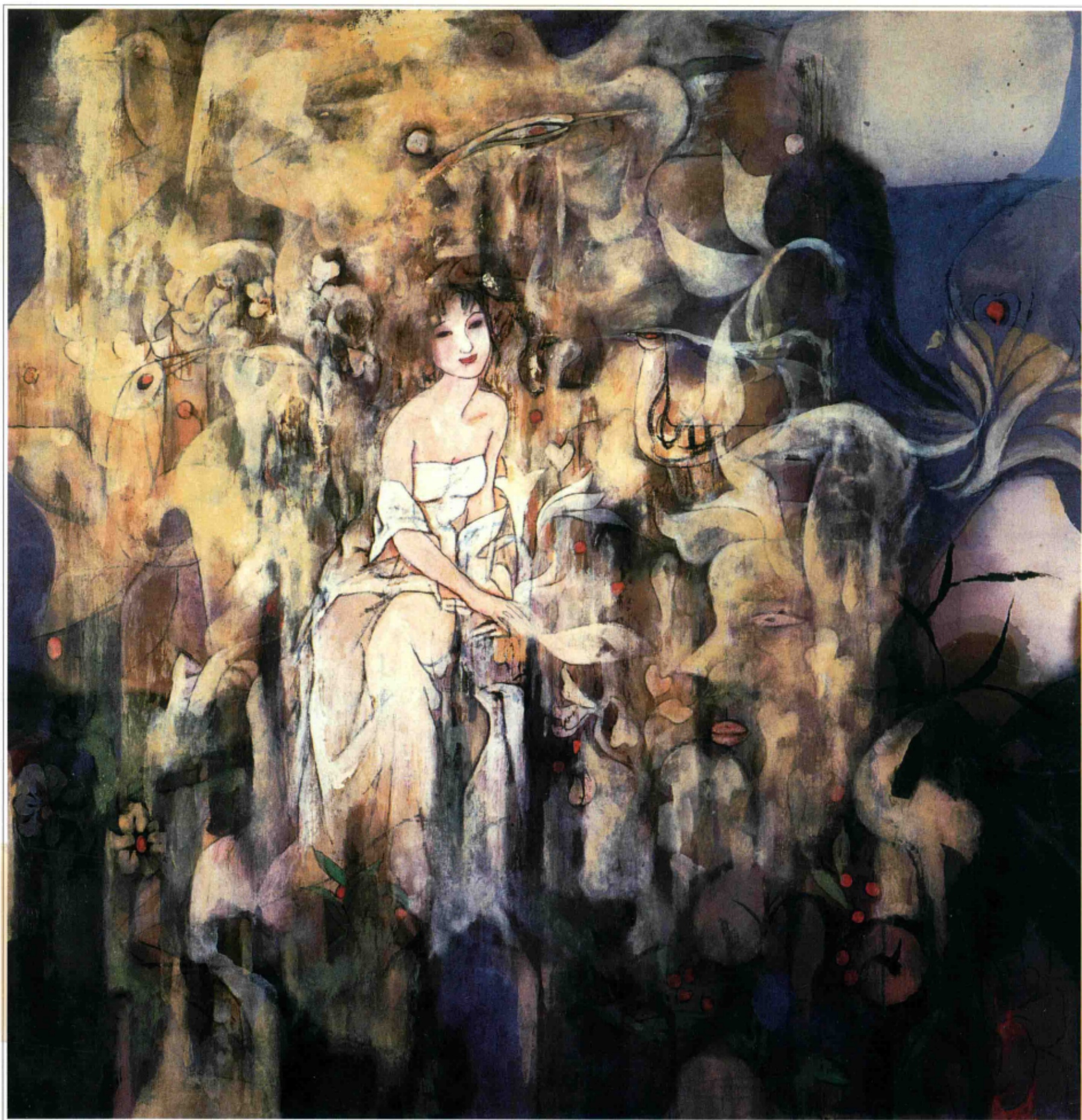


中国人物画名家技法讲座

杨沛璋重彩写意人物画

YANG PEIZHANG ZHONGCAI XIEYI RENWU HUA

主编 贾德江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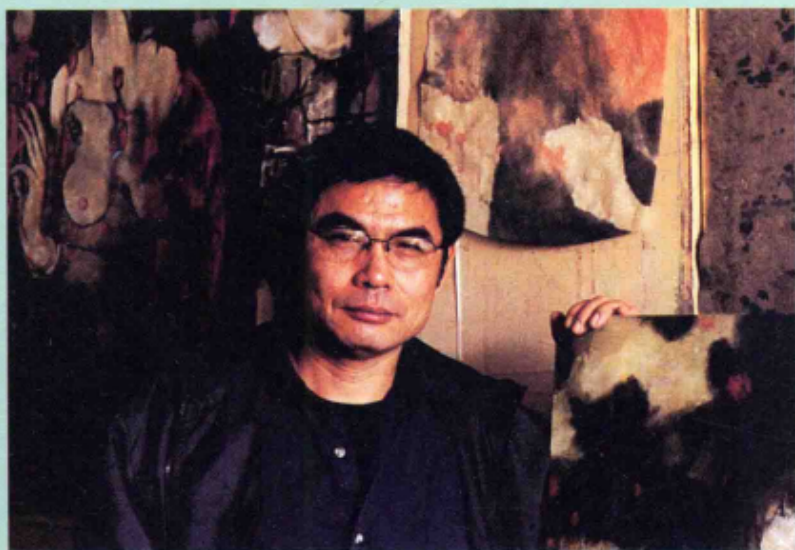
编辑人语

工笔的“重彩”和水墨的“写意”是中国绘画的两大流派，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方法。可这相对而立的两种绘画语言却在当代著名人物画家杨沛璋的笔下融为一体，重彩与写意互为表里，色彩与墨韵相映生辉。杨沛璋开创了重彩写意人物画的新形式、新格局、新气象，引起中外画坛的普遍赞誉。他的成功是他智慧、才情的显现，更是他多年苦心孤诣研习努力的必然成果。

笔线纵横，墨渾淋漓，重彩泼洒，扑朔迷离，妙境迭生，一点一拂，具含气韵——这就是杨沛璋重彩写意人物追求的生命状态，要的是那份率意，要的是那份潇洒，要的是那份大气！在他的《花季系列》、《月光系列》、《新娘系列》等作品中，点、线、块面的交织、浓淡干湿的氤氲、摄魂夺魄的色彩，于有意无意、可控失控之间，随机而作，相机而发，妙用破墨、冲水、积渍、泼染种种技法，收奇趣于意外，出大巧于简易，一片化机弥漫纸上，流露出一种非刻意追求的天趣。

读杨沛璋的作品可见，他的探索意趣是多方面的，或抽象，或具象；或写实，或写意；或先抽象后具象，或先具象后抽象；或重墨轻色，或轻色重墨，或墨色并重；或融入西画的明暗，甚至透出塞尚的造型意趣。或强调东方的墨韵，追求唐代壁画的风范。至此，他的作品变得更为大气沉雄，自然浑成了，似乎此时的画，已不是从他笔下画出，而是被一种难以言状的内在情感所驱使而成。不为笔使为心使，杨沛璋终于进入信手拈来皆成章法的自由境地。

著名人物画家杨沛璋简介



杨沛璋 1951年生，天津人，1976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国画系副主任。

其作品《海的儿子》、《五月》、《净土》、《我们的田野》分别入选第五、六、八、九届全国美展，作品《山谷的回忆》入选1988年博雅艺术公司举办的全国中国画大赛展；作品《信天游》入选内地与香港、台湾地区联合举办的当代水墨画新人展。

1993年，杨沛璋在北京举办了《乡情·古韵》中国画个展。1995年，应法国北加莱大区议会邀请在巴约尔市博物馆举办个展，组画《王佛》被该馆收藏。在1995年至1999年的四年间，杨沛璋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相继举办个人画展8次，展出作品180余幅，受到当地艺术界广泛好评。

杨沛璋于1997年出版了个人画集，并著有《中国人物画技法教材》等。

· 砚边琐谈 ·

杨沛璋

一、笔墨当随时代——谈国画如何反映时代精神

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管你自觉或不自觉，你的作品都在反映着时代的精神、人们的追求，即使是古典的题材也是现代人对古代生活的理解与想像，反映的也是当代人对生活的理解与追求。

现在我们正赶上了好的时候，没有了对作品的各种束缚，如文革期间的红光亮、高大全等等。这是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

作为艺术家，我们感到幸运，也有一种责任感。我们究竟应该拿什么样的作品呈现给观众？是一味地模仿古人，或是平庸地抄袭自然，还是深入地研究、体验、实验，发现新的角度，新的面貌，给观众带来新的感受？中国画也可以这样画，也可以这么表现，我们有这么丰厚的艺术传统，从哪一点深入研究下去，都能发现许许多多新的东西。比如我们的敦煌、永乐宫的壁画的颜色，汉代雕塑画像砖的造型，唐代的气韵，民间各种工艺的朴素的造型，热烈的颜色……这些想一想都觉得兴奋。从哪一点入手都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造和发现。艺术的根本源自真心，真善美。真是发自内心的最根本的东西。只有真诚才是最感人的。一个对生活、生命充满热情、真诚的人怎么会落后于这个时代呢？他应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最优秀的人。从这点上讲，如果笔墨作为中国画形式的代名词的话，仅仅当随时代就不够了，应超越时代，走在时代的最前面。

二、由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谈艺术源于生活、深入生活

外师造化是指观察自然，中得心源是指体验、精神的感悟，和人物画中的形神论是一个道理，指通过观察、形成、感受，达到表现的冲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或意。

中国画的表现方法不是自然的抄袭，而是强调观察、感悟，表达的是心中的意象。

由此想到我们现在常提出的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我觉得首先要清

楚，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个人在这个时代中的一种情感和精神，而不是表面的生活现象。



清梦 1999年 纸本 55cm × 50cm

记得我们上学时，老师带我们下乡，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临分手时，相互抱头痛哭，可回来却不知如何表现和表现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是和平常人一样受了感动，而没有注意从绘画的角度去观察体会形成感受。而我觉得深入生活，并不是到边远山区去猎奇，更主要的是加强个人的修养，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注意观察身边的生活，体验、培养心的敏感程度。在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事，在我们却能看得更深、更远，这才叫深入生活。古语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深入生活的最好写照(不提高自己的修养，只行万里路是不行的)。深入生活就是开阔自己的眼界，增长自己的见识，培养高尚敏感的心灵。

一个感觉迟钝的人，走到多好的地方也不见得能画出好的画来。

敏感的人，在身边日常琐事中就能感受到非常精彩的画面。

我们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传统，我们的传统绘画拿到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都是最好的。范宽的山水摆在卢浮宫，决不比任何油画逊色。可是我们现在的国画不行，粗制滥造的太多，而且在国外，看到我们的中国画是和工艺品摆在一起，这对我震动很大。

我们中国画虽有深厚的传统，但也容易成为包袱束缚我们的创造力。

近两年我在国内办展较多，也有一些问题比较困惑。

本来画画是个很单纯的事，画家画自己想画的画，观者看自己愿意看的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就行了。可它又很复杂，因为在国内一幅画的好坏不是这么简单。首先买画的人并不是十分懂画，画商左右市场，在买画之前先看这个人的位置(地位)，是不是名家，而名家的概念是这个人的画价，所以一些人的画炒到了天价。画家越来越被动，在竞争中失去了尺度，在讨好理论家、权贵、商家的过程中失去了可贵的自我。艺术不再是净土，而是随着行情去画，自然流向媚俗与平庸。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能免俗。除了画我探索的画外，也画一些在国内比较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女人和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但这个美不单纯是那种表面的美，形、质的美，而是一种内在的美。我追求的是在画面上的一种境界，一种气质，一种情调，是把人物画当做山水画来画，注重画画给人的整体感受。

但我更喜欢画我想画的这种画。最使我着迷的是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尽兴。再有就是这种画不能仿制，因为有时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是一种心灵的物化，把想像的东西落实到画面上，是在画的过程中靠本能、情感的瞬间判断，“偶然得之”，这正是我们在画论中追求的“妙在自然”的境界，画给人的应是感觉，而不是思想。

其实中国画论是很高明的，“石涛无法为法，方为至法。”根据感受，在画的过程中体验、选择、突破。一幅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画面出现了。这时我才体会到了绘画的乐趣，把一个虚幻的东西落实到画面上，成了物质的精神的体现，我觉得这就是发现，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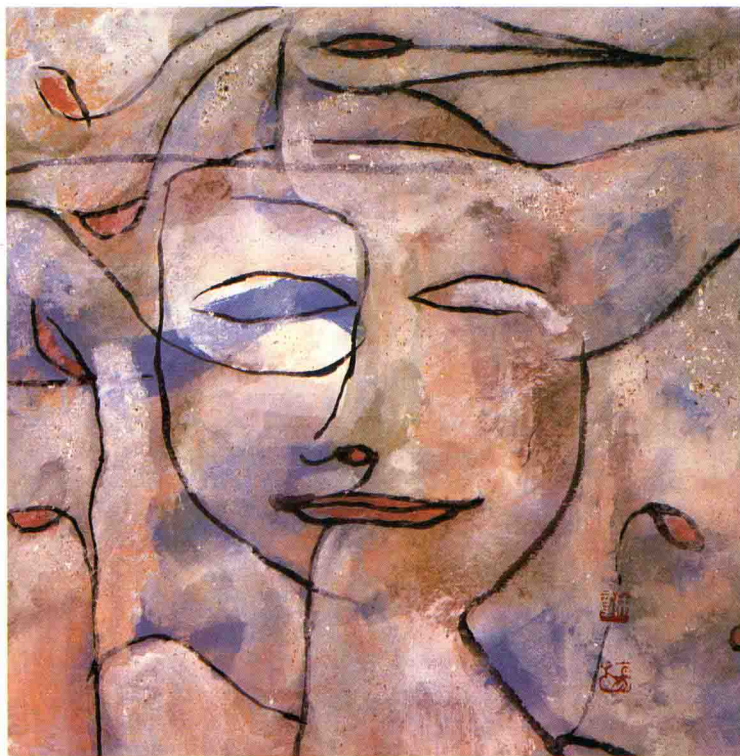
今年二三月份，我又在法国举办了二次个展。这一段画得很兴奋，觉得自由了很多，可以随想随画，随着画面的不断深入(色、形、面)变化，形式也随之展开。人和画相互交流，逐渐达到一个忘我的境界，这是我多年追求想达到的一个境界。

我觉得，随着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对艺术要求的标准也在不断地变化(人们的欣赏要求也在变化)，但不管如何变，“真”是不变的。只有出自真心，以及由真心所感悟到的形式，才能感人。真诚是人们交往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也是艺术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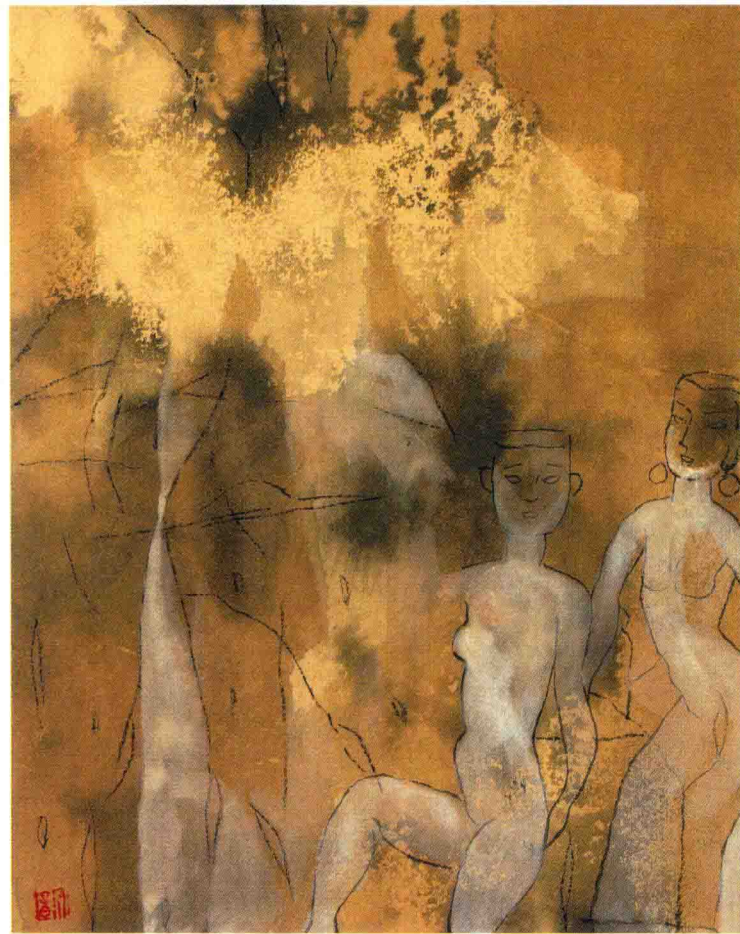
我觉得艺术创作的根本在于情感，而情感在绘画的体现上，不仅仅是画的表面，更主要的体现在整个的作画过程中。在绘画过程中的思考、选择、处理等等，是集中了你的全部情感、技法、学识等等于画面交流的过程。一幅好画的完成是你全部的学识、技法、情感的真实记录，而不仅仅是技法精湛的制作体现。

我们中国画现在最大的弊病就在于：技法的陈旧程式。程式是好事，但也有坏的一面，往往是想出来了，也就可以画出来，结果尽管画的表现内容不一样，可看起来却像是一幅画。在目前的不少中国画展览中部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我自1973年入学正式系统地学习中国画，从事中国画的教学、创作多年，系统地掌握了中国画的各种技法和形式。现在采取随机的创作方式，掌握的各种技法、形式，在情感的支配下，得到了充分地发挥，而且有许多意外、偶然的效果，这就是在作画之前所想不到的。作画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制作过程，而是个情感、技艺发挥的场地，画面好像是一个比赛的场地，出现的每一个变化都不是事先能想得得到的，都需要集中全部智慧、精力去应对，我觉得这样的画才是真实的。而且最大的好处是不能复制，因为有许多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虽有技法，但没有固定的程式。各种技法可以根据画面的情况灵活处理运用，我觉得这是在中国画的创作上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山灵 1997年 纸本 40cm x 40cm



人体系列 1998年 纸本 30cm x 20cm



李商隐诗·相见时难别亦难 2000年 纸本 80cm x 8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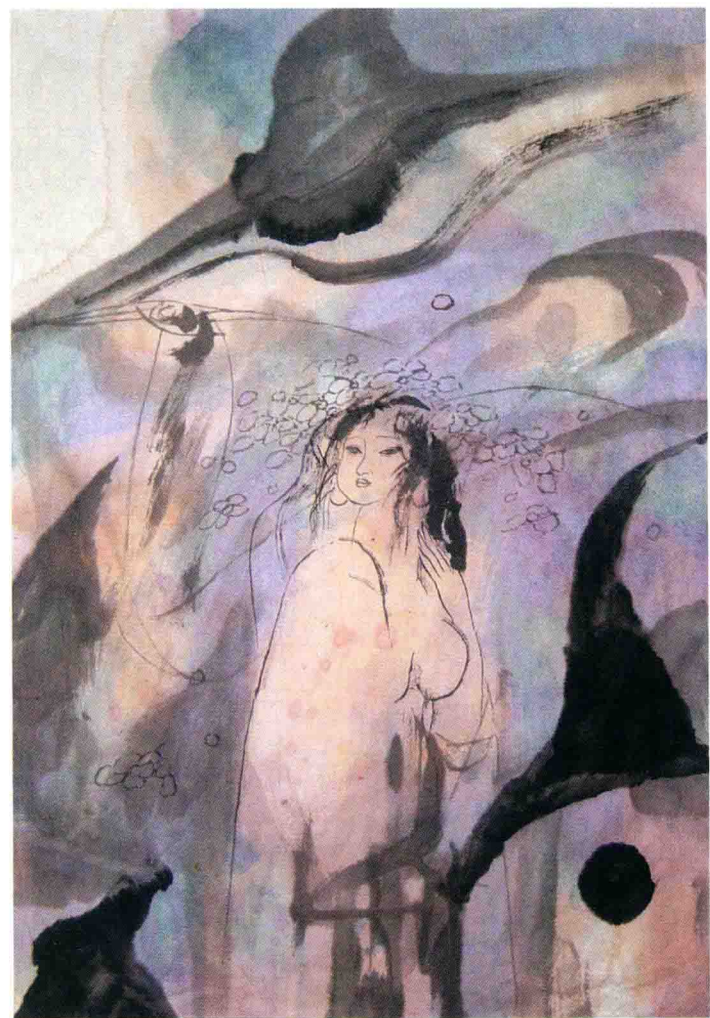
• 《花季》 作画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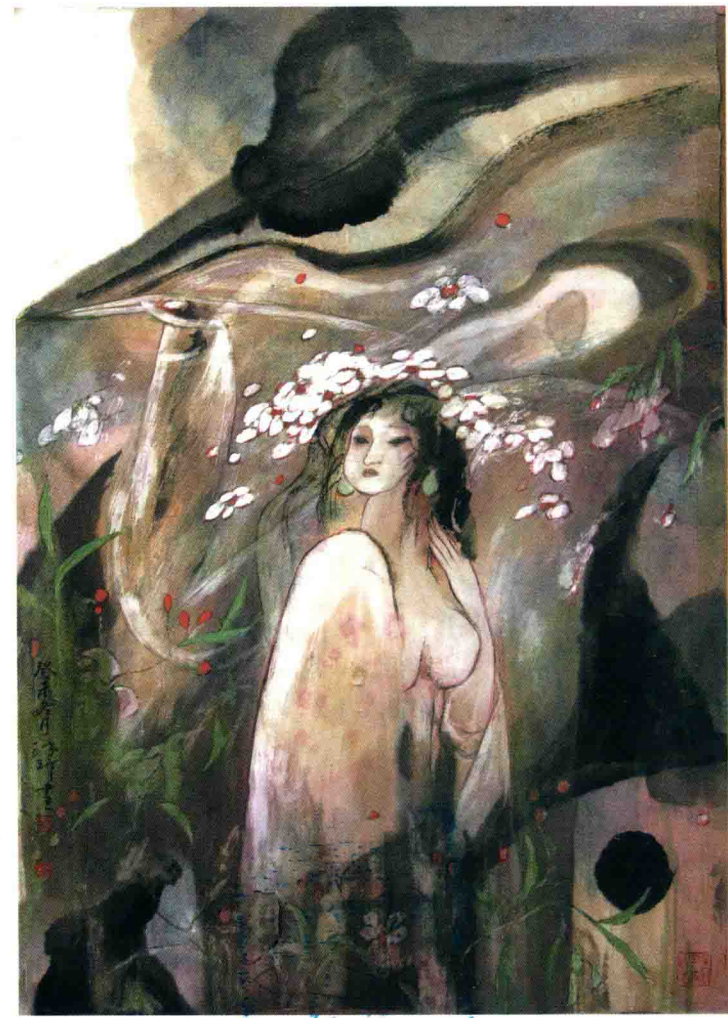
步骤一：画墨线稿。先画主体人物，根据具象人物再画背景。背景的抽象描绘有很大的随机应变成分，不是画前构思好的。



步骤二：用水色赭石染头一遍，再用花青加少许墨根据结构需要染一遍。第三遍用曙红再染。三色互相重叠，有分有合，形成丰富变化的色层。



步骤三：用石色（银黄、石青、石绿、锌白）厚涂。涂时水分要少，颜色要厚，讲究用笔，呈现笔触美。



步骤四：最后用水色、石色反复加工、整理、完善，使画面柔和、谐调。



月光之一

2001年 纸本

60cm × 40cm

此作是杨沛璋以月光为题创作的系列组画之一，他以暖绿的色调，塑造了百合、朱雀及祈盼的女人，体现一种难以言明的温馨情调。他一改传统以墨为骨、以色为辅、轻渲薄染的方式，大量使用不透明的矿物色，通过反正两面的刷、撒、点、弹、注等技法把画面作得十分厚重，使浓郁的色彩造成很强的视觉量感。笔墨的独立存在意义已被色彩的出色表现平分秋色，墨与色都成为烘托气氛的主角。



山花之一

1996年 纸本

146cm × 94cm

中国画的形象有它特殊的含义，象是物的美的部分，形则是象的表现部分。形象表现的平面化、图案化，使其成为画面的构成基调。杨沛璋笔下的山花、小鸟及质朴的少女，散发出清冽、甘醇、芬芳、悠远的气息。画家重复他的歌吟生命的主题，寻找着远离尘嚣的一方净土。这里，是画家安顿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



花季之一

2003年 纸本

68cm × 68cm

白色的少女、白色的百合及朱红的色彩，以表现纯情少女的火热之情。在此作中，画家先以具象的手法塑造主体人物，后又将西方的“抽象语言”掺和到东方的“写意语言”中，强调红与白、动与静、线和面、墨与色的多重对比，打破原有的语言结构，试图创造探索出现实时代的一种新的语境。



花季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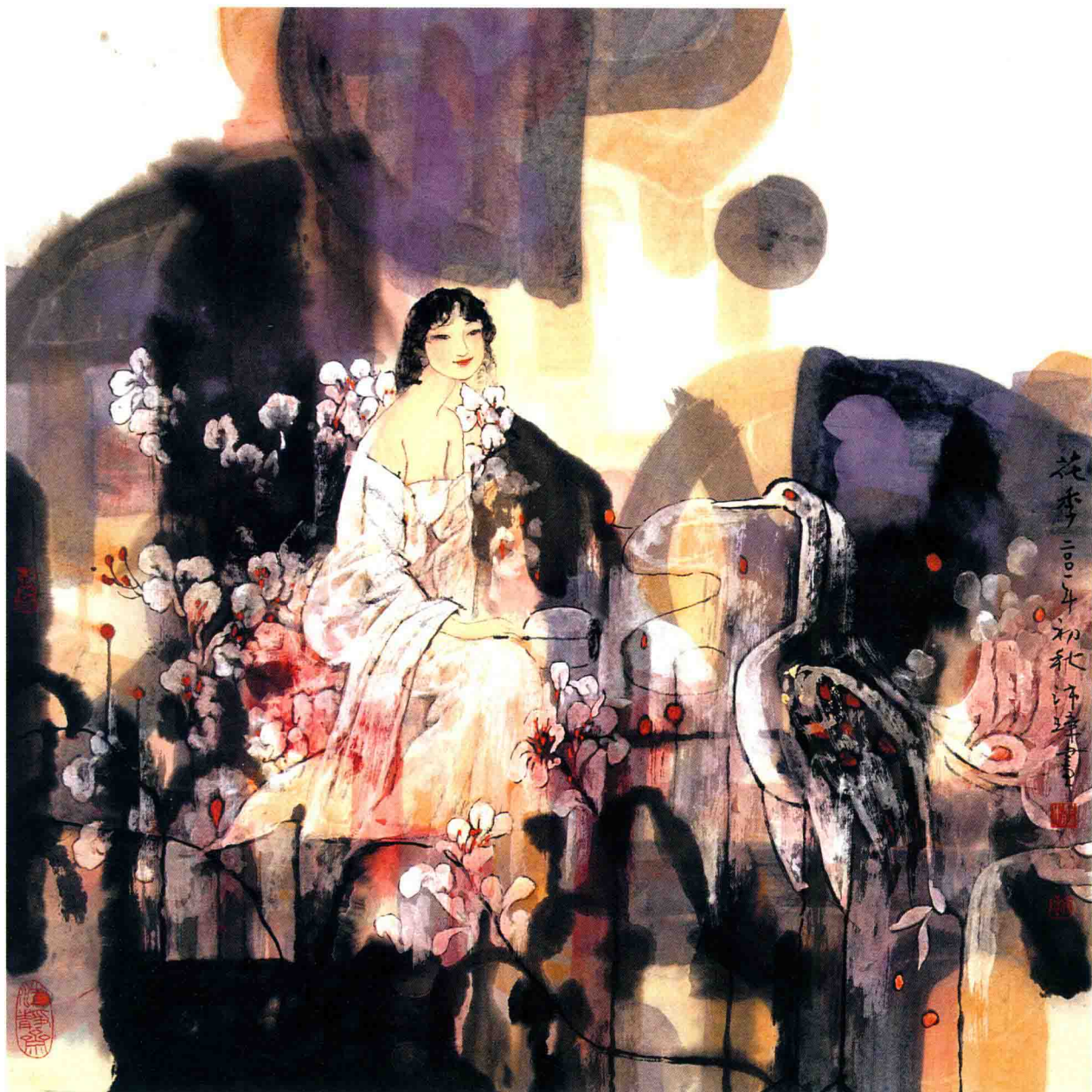
2000年 纸本
110cm × 80cm

对形的表现通过实施随意性较强的打散组合方式,实现了由特定性到自由性的转换。如此幅《花季之二》,原先画面中物象的类型化表现又被随意的线条和色块组合所取代,使主观的心象表现在画面中得以充分的展示。

花季之三

2001年 纸本
68cm × 6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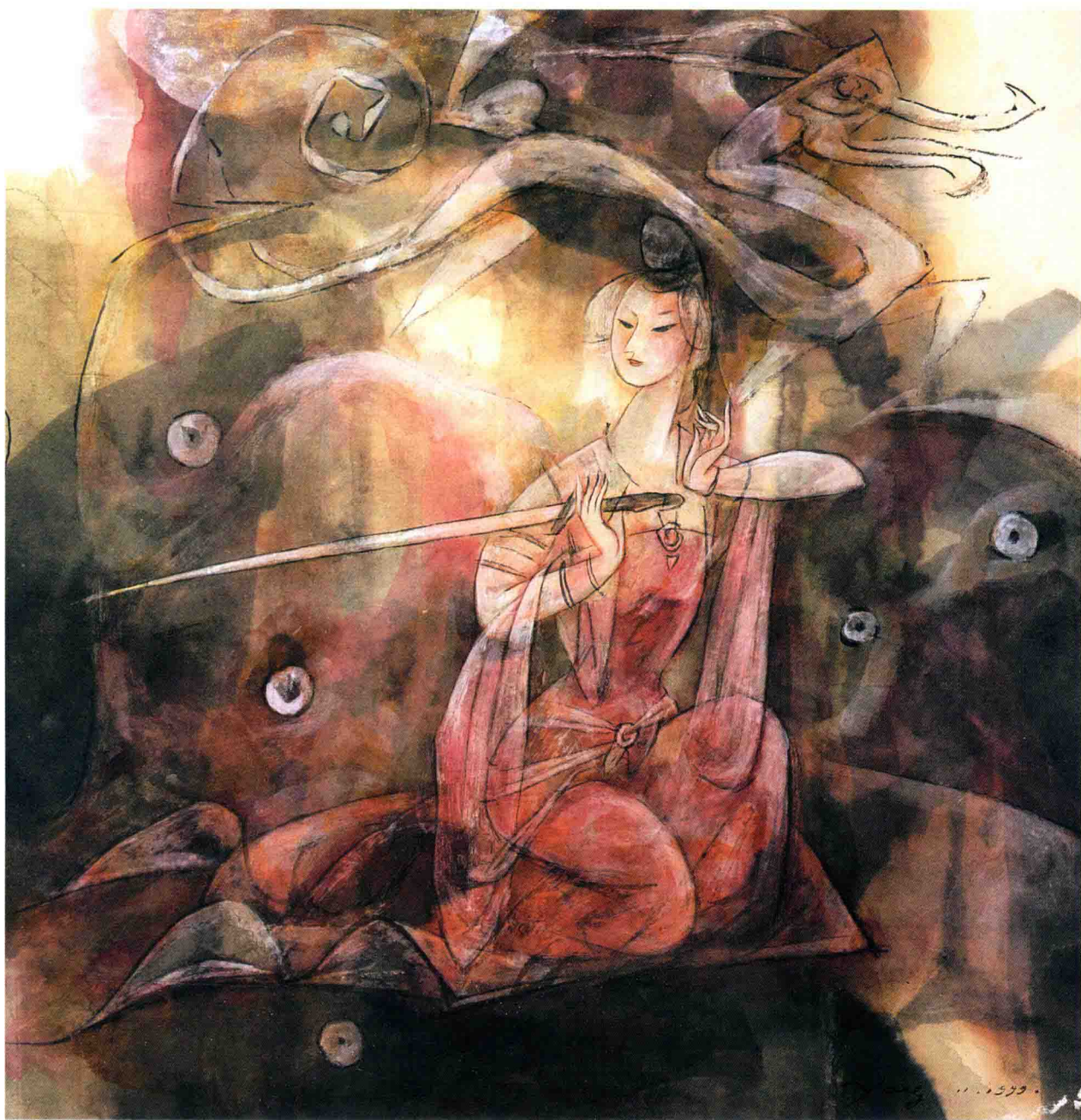
在此作中，画家开始摆脱以往对以笔墨造型传神的狭隘理解，将线条表现更加洗练，向抽象化、意象化方向衍变，表现了花季少女追求平静、纯朴、理想生活的渴望之情。



诗意·公孙大娘舞剑器

2000年 纸本
68cm × 68cm

这是一幅根据唐诗诗意所画的作品，反映了画家对唐诗的一种理解，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维，表现一种鲜活的、灵动的、艳丽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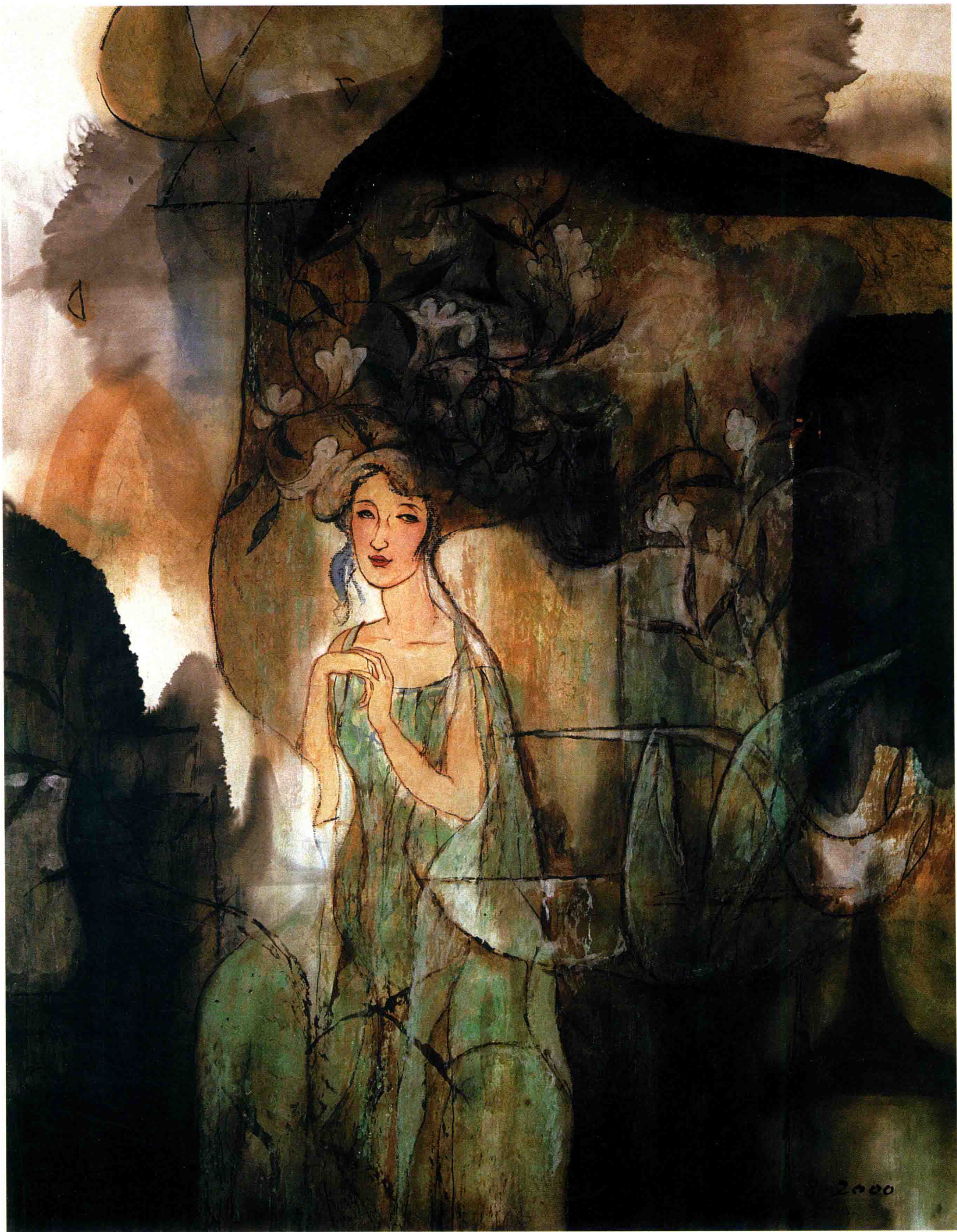




山花之二

1998年 纸本
94cm × 94cm

强烈的对比，自由的形色，是对山村生活的回忆。画中吸取了民间剪纸的造型，又以色彩打散组合，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梦幻在一个画面中结合起来，完成了传统走向现代的语言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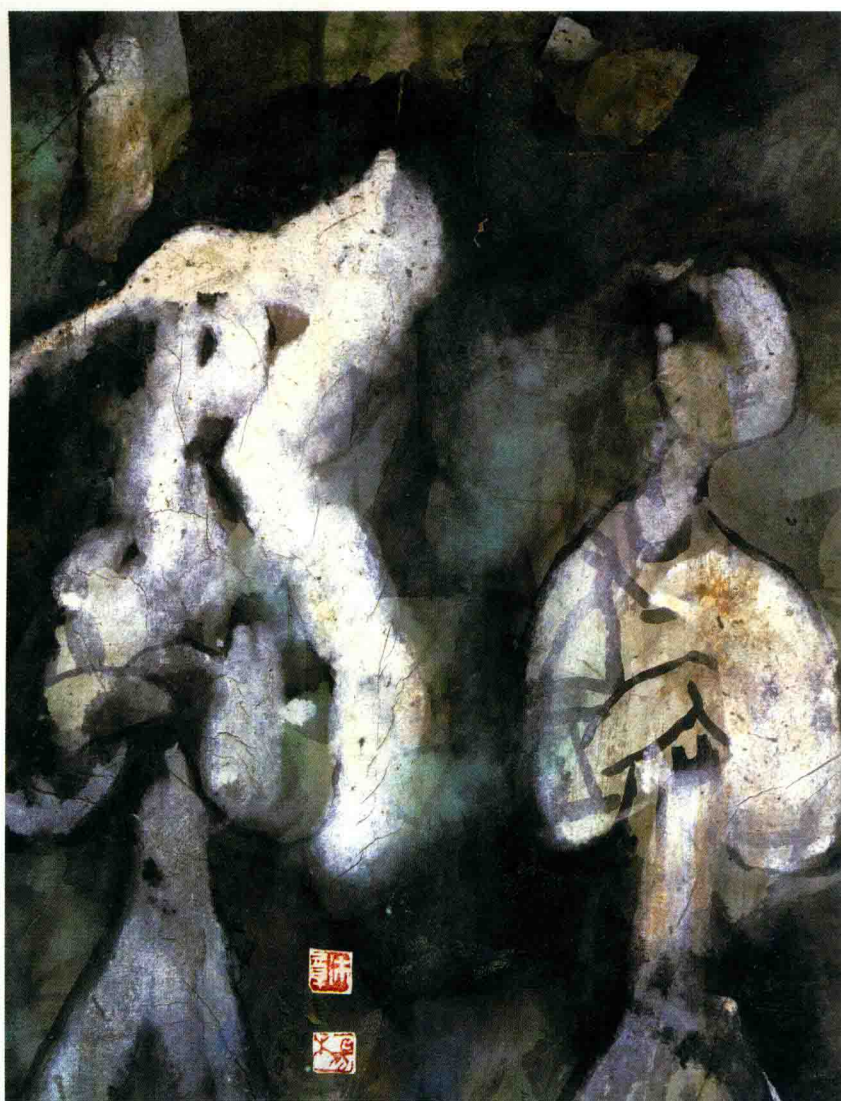


月光之二

2001年 纸本

60cm × 40cm

温馨的绿色是画家最喜欢的色彩，平静、温柔、纯情也是画家追求的境界。只有当绘画专注于意绪的抒发时，画面才能达到物与心融化为—的境界，笔与形融，情与景融，观者可以从中获得审美认知的愉悦。



丽人行之一 1994年 纸本 45cm × 30cm



无题 1999年 纸本 45cm × 3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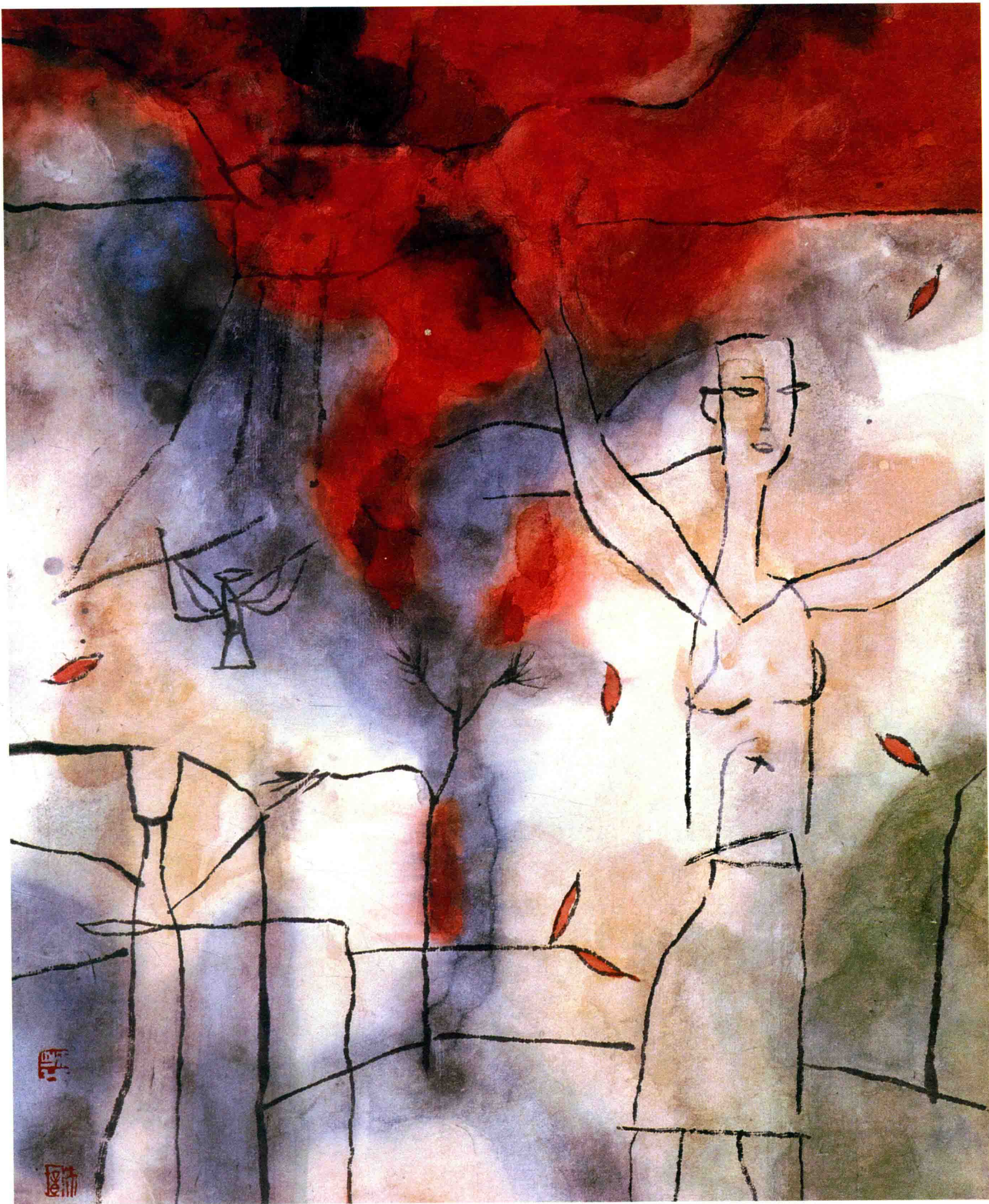


新娘之一 1999年 纸本 45cm × 30cm



人体 1998年 纸本 28cm × 18cm

通过扑逆迷离、似像非像的线与形，可以窥见作者在制作过程中的笔笔生发，超越形态自身表现的心理游动轨迹。在这里画什么和如何去画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将内心在此此时此刻的所感、所思，借助笔端宣泄出来。



无题

1999年 纸本

42cm × 30cm

红、黄、蓝随意性泼洒，颇有些游戏的成分，再用舒展、稚拙的线条随机而变。这种先抽象后具象的图案化表现手法，成为《无题》画面构成的基调，极具现代感。



花季之四

2002年 纸本
68cm × 68cm

祥和的、静谧的、沉寂而略带冷涩的绘画所给予观赏者的是一种更加内向、更加隽永的感受。画家的旨趣，摆脱了“写实”的樊篱，甚至也超越了“传神”的范围，而进入略具形而上意味的“妙语”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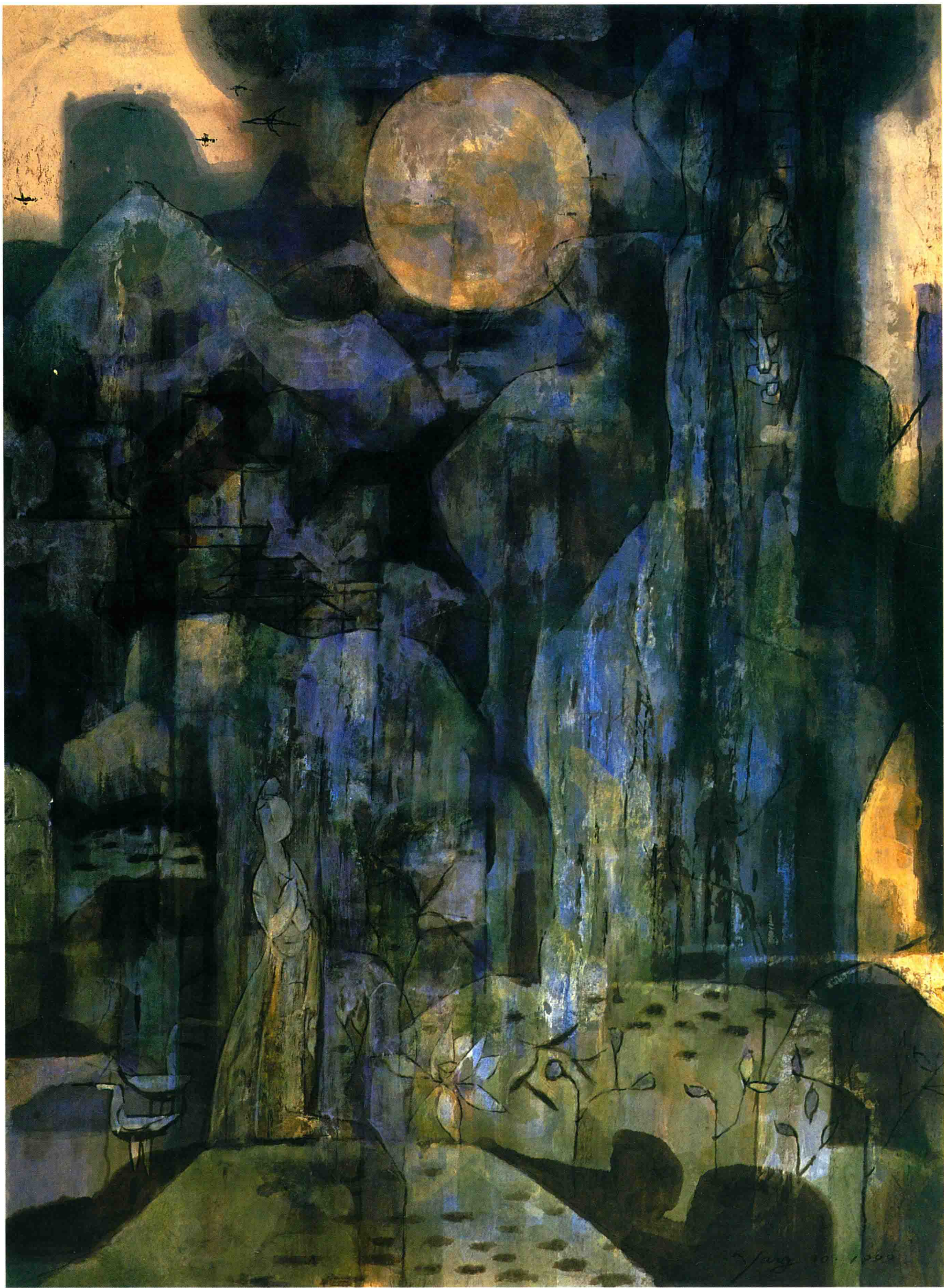


月光之三

2001年 纸本

60cm × 40cm

此作重视色彩视觉冲击力的表现效应,以火热的红色为基调,表现人们渴望自由的心绪。



春江花月夜诗意

2000年 纸本

90cm × 68cm

表现古代诗意的这组画是杨沛璋2000年在法国展出的作品，展览的名称为“唐韵”，内容是十首家喻户晓的唐诗。画家在画中的表现不是以内容为主，也不是以情节为主，而是以绘画元素，即以不同的形色组合营造一种气氛，表达自己对诗的理解。



月光之四

2001年 纸本

60cm × 40cm

平静的天空、躬曲的山形和山下美丽的少女与花融为一体，表现了一种压抑下的热情。画面形态被大胆地赋予了主观色彩，使得整体气氛在充满神秘氛围的同时弥漫着醇厚的野香。